

話 夜 山 燕

馬 南 邨 著

二集

北 京 出 版 社

628

研究

44.628
141
33

燕山夜話

燕山夜話 (二集)

馬南邨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)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: 787×1092 1/32 · 印張: 3 5/16 · 插頁: 2 · 字數: 56,000

1962年2月第1版 196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: 1—60,000冊

統一書號: 10071·593

定價: (6)0.29元

卷前寄語

几个月来，許多讀者給《燕山夜話》繼續提出了很好的意見，也有的开了一些題目，还有补充材料的。所有来信来稿，都已經由北京晚报編輯部代为处理了。我在这里要向亲爱的讀者們和編輯、校对、排印、出版、发行的同志們統統致謝！

《燕山夜話》接触到的問題，有的本来比較复杂，写一篇短文似乎不可能說得一清二楚。例如“誰最早发现美洲”这个問題，就牵涉到許多方面，需要詳細論证。但是，《燕山夜話》的篇幅有限，而且从它一开始同讀者見面的时候起，我便决心叫它在这一块小园地中生活，不許它多占篇幅，不許它浪費大家的时间 and 精力。那末，遇到复杂的問題怎么办呢？我的办法是分做几篇来写。因此，在发表了《誰最早发现美洲》之后，又发表了《“扶桑”小考》和《由慧深的国籍說起》两篇。近来学术界对于这个問題表现出有一点兴趣，好几个报刊发表了有关的文章，这中間还存在某些不完全一致的看法。也許《燕山夜話》在必要的时候，对这个問題还应该再写一两篇。总之，有东西就

写,东西多就多写,少则少写,没有就不写,这是我要信守不渝的宗旨。

现在《燕山夜话》第二集就将付印。这一次继续收集了三十篇文章。这里包括第一集出版以后到十月底的一段时间。这次编辑的方法与第一集基本相同。

读者同志们看了这一集有什么意见,还想起什么新题目,都希望告诉我,以便今后注意。

馬 南 邨 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

目 录

誰最早发现美洲.....	1
“扶桑”小考.....	4
由慧深的国籍說起.....	8
广阳学派.....	11
吳汉何尝杀妻.....	14
你知道“彈棋”嗎？.....	17
談“养生学”.....	21
薑够本.....	24
种晚稔的季节.....	27
甘藷的来历.....	30
养牛好处多.....	34
航海与造船.....	38
《平龙认》.....	42
收藏家的功績.....	46
华封三祝.....	50
中国古代的妇女节.....	54
非礼勿.....	57

事事关心	60
“胡說八道”的命題	63
創作新詞牌	66
藝術的魅力	69
形而上學的沒落	73
八股余孽	76
不要空喊讀書	79
多學少評	82
“顏苦孔之卓”	86
不求甚解	90
不吃羊肉吃菜羹	93
一把小鑰匙	96
新的“三上文章”	99

誰最早发现美洲

最早发现美洲的是誰呢？这个问题本来已经有了答案，人們都知道是十五世紀意大利人哥倫布最早发现了美洲。然而，現在这个答案却发生了动摇。

在《知識就是力量》一九六一年八月号中，刊载了非常新奇的資料，說明中国人到达美洲比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发现美洲还要早一千年。

这个資料向我們介紹，在公元五世紀的时候，中国的佛教徒，曾經沿着阿留申群島和阿拉斯加，到达了美洲的墨西哥等地，并且用文字記述了那里的物产和風俗习惯等情形。資料同时指出，在墨西哥和秘魯的某些古国遗址的发掘工作中，还发现了与中国一样的佛像；当地古代建筑和雕刻，也是亚洲的風格；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墨西哥最大的民族之一——奥西德克族的全部文化都起源于古代的中国。

为了判明这个資料的可靠性，报纸編輯部調閱了俄文《知識就是力量》的原稿。原来这个資料的中文稿是根据俄文摘編的，有若干重要的刪节。俄文稿中說到，中国

佛教徒游历了大西洋彼岸的国家，那个国家的名字是“ΦΥ—ΣΙΑΗ”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切地找到这个问题的新答案。

按照俄文的读音，我在反复考证之后认为，那个美洲的国家，在中国古代史籍中的中文译名就是“扶桑”。如果《知识就是力量》的资料介绍是可靠的话，那末，还可以更确切地说，中国古人所谓“扶桑”便是指的“墨西哥”。过去一般人把扶桑当成日本，那是错误的。古代史书中称为“倭国”的才是日本，而扶桑则是墨西哥。

何以见得呢？打开唐代姚思廉编撰的《梁书》卷五十四，我们在《东夷列传》中就会看到如下的一段重要记载：

“扶桑国者，齐永元元年，其国有沙门慧深，来至荆州，说云：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，地在中国之东。其土多扶桑木，故以为名。扶桑叶似桐，而初生如笋。国人食之，实如梨而赤，绩其皮为布，以为衣，亦以为绵。作板屋，无城郭，有文字，以扶桑皮为纸。……国王行，有鼓角导从。其衣色随年改易。……有牛，角甚长，以角载物，至胜二十斛。车有马车、牛车、鹿车。国人养鹿，如中国畜牛，以乳为酪。有桑梨，经年不坏。多蒲桃。其地无铁有铜，不贵金银。市无租估。其婚姻，婿往女家门外作屋，晨夕洒扫。经年，而女不悦，即驱之；相悦乃成婚。”

这一段文字记叙中，有几点重要的情况，与上述资料相吻合，就是说：第一、它描写的恰恰是五世纪的情况。奔

永元元年即公元四九九年，是五世紀的末期。第二、沙門慧深是當時著名的僧人，還不只是一般的佛教徒。第三、文中所述扶桑的物產和風俗習慣，的確很像墨西哥。而且這一段文字在唐代李延壽編撰的《南史》卷七十九中又重複出現了一次。《梁書》和《南史》同是唐代的作家編撰的，他們的時代離南北朝不遠，見聞當然比較確實可信。只是我們過去沒有注意罷了。

不過有一點是史籍記載與外文資料相異之處。這就是慧深的國籍尚待考證。《梁書》寫的是“其國有沙門慧深，來至荊州”，好像慧深是從扶桑國來的。這些還需要進一步加以查考。

但是，無論如何，這一段歷史記載，總可以說明中國人和亞洲人，早在公元五世紀的時候，就已經與美洲的國家和人民有了親密的往來。當時從亞洲大陸到美洲大陸，只要沿着阿留申和阿拉斯加前進，可能並不很困難。因此，中國人和美洲各國人民的友誼無疑地具有悠久的傳統，這是多么重要的歷史事實啊！

如此說來，哥倫布顯然不是最早發現美洲大陸的人了。但是，我們也不要將哥倫布的功績完全抹殺，他畢竟可以算是發現由歐洲到美洲的新航路的第一人。

與古代扶桑國有關的問題還不少，為了進一步研究這些問題，還有許多值得介紹的材料，今天說不完了。希望熱心的朋友們也能够多多提供寶貴的資料和線索。

“扶桑”小考

“为什么你把扶桑說成墨西哥？难道过去我們把扶桑当做日本真的是錯了嗎？”

有人看了前次的《夜話》以后，向我提出这样的問題。现在我想把扶桑做一个小小的考证。

扶桑决不是日本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几乎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史籍中，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“倭国”。如《山海經》的《海內北經》早就写着：“倭国在帶方东大海內。”当时所謂“帶方”即今之朝鮮平壤西南地区，汉代为帶方郡。后来的史籍，包括我前次引述的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等都在內，也一概称日本为“倭国”，与“扶桑国”区别得非常清楚，不相混淆。在这些史书的《东夷列傳》中，“倭国”和“扶桑国”都分开立傳，显然是两个国家。

从地理位置上說，这两个国家的距离也很远。倭国的位置，只是“在帶方东大海內”；而扶桑国的位置，則是在“大汉国东二万余里”。查《南史》載，大汉国是“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”；而文身国又是“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”。这样算来，扶桑国距离中国共有三万多里，比日本远得多。

了。

写到这里，报社的同志給我送来了許多有关材料。其中有一个材料說，早在一七六一年，有一个学者名叫金勒，大概是法国人，他已經根据《梁书》的記載，指出扶桑国是北美洲的墨西哥，并且认为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以中国人为最早。一八七二年又有一个学者名叫威宁，完全支持金勒的主張，认为扶桑必是墨西哥。一九〇一年七月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雷尔也发表論文，提出与威宁相同的主張。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，这种意見当然不能流傳，而逐漸被淹沒了。

看了这些材料之后，我更加相信这个判断是可以站住脚的。因为那些外国人也证明《梁书》記載的扶桑国物产和風俗，大体上与古代的墨西哥很相似。

据說，所謂扶桑木，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謂“龙舌兰”。它到处生长，高达三十六尺。墨西哥人日常飲食和衣料等，无不仰給于这种植物。在墨西哥北部地区，古代有巨大的野牛，角很长。这同样符合于《梁书》的記載。

至于有人說，古代墨西哥沒有葡萄，只是后来欧洲人到达了美洲，葡萄的种子才从欧洲輸入美洲。威宁等人却证明，在欧洲人未到美洲以前，美洲已經有野生的葡萄，就是《梁书》說的蒲桃。法国人房龙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《世界地理》中，也說欧洲人初到美洲时，称美洲为“外因兰”，意思就是“葡萄洲”，因为那里出产一种葡萄，

可以用来酿造美酒。

还有的人說，美洲沒有馬，后来西班牙人才把馬运到美洲去。但是，动物学家根据地下挖掘的动物骨骼，证明美洲在远古时期曾有馬类生存。可能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一千年的慧深时代，墨西哥一带仍然有馬也未可知。

在墨西哥出土的許多碑刻中，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明陵的大石像相似。还有的石碑有一个大龟，高八英尺，重二十吨以上，雕着許多象形文字。据考古家判断，这些显然都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。

苏联科学院出版的《美洲印第安人》一书，还证明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魯等地，“会熔炼金、銀、白金、銅以及銅和鉛的合金——青銅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铁的”。这一点与《梁书》的記載也完全相符。

《梁书》上面本来还有一段文字写道：“其国法有南北獄。若犯輕者入南獄，重罪者入北獄。有赦則赦南獄，不赦北獄。在北獄者，男女相配，生男八岁为奴，生女九岁为婢。犯罪之身，至死不出。貴人有罪，国乃大会，坐罪人于坑，对之宴飲，分訣若死別焉，以灰繞之。”前次我刪节了这一段文字。現在看了威宁的材料，才知道墨西哥的風俗恰恰也是这样。

最后恐怕有人会問，当时人們往来到底是走哪一条路呢？这正如房龙說的：“他們是由太平洋北部窄狭的地方航行来的呢？还是由白令海峡的冰上走过来的呢？还

是远在美亚两洲間尚有陆地相連的时代便过来的呢？——这些我們全不知道。”然而，他实际上做了三种可能的假設。或許古代的中国和扶桑国之間的交通是三种情形都有，这也未可知。

由慧深的国籍說起

在談論誰最早发现美洲大陆這個問題的时候，許多人都很关心慧深的国籍。

到底慧深是哪国人呢？对这个問題應該首先做出初步的回答：他是中国人。

根据何在？有《高僧傳》可以作证。这部书是梁朝的和尙慧皎編撰的。他与慧深几乎是同时代的人，当然他的記載比較可信。

按《高僧傳》的記載，在宋文帝时，有一位高僧，法名慧基。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，如僧行、慧旭、道恢等人，其中特別提到：“沙門慧深，亦基之弟子。深与同学法洪，并以戒素見重。”可見当时慧深在禪林中影响很不小。

这里虽然沒有明白記載慧深是哪国人，但是似乎沒有任何理由說他是外国人。因为《高僧傳》中凡遇外国的和尙，就都写明来历，一看便知。比如，慧基与西域法师僧伽跋摩、弘贊禪律等往来，編书的人在文字上都交代得明明白白。假若慧深是外国人，决不会不写清楚，相反的，倒还可能大书特书，以表明慧基在佛教領域的威望很高，連外国和尙也跟他学佛。

而且，当时外国的和尚即便到中国来，也没有改变法名的道理，照例应该用他的外国法名译音，如僧伽跋摩等等。慧深的法名显然表明他是中国的和尚。

但是，《梁书》《东夷列传》上分明写着：“扶桑国者，齐永元元年，其国有沙门慧深，来至荆州，说云：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。”这中间的“其国”二字应该如何解释呢？

这可以有两种解释。一种是把“其国”解释为扶桑；一种是把“其国”解释为南齐。用后一种解释虽然可以打消关于慧深国籍的疑问，可是在文法上说来比较勉强。用前一种解释更符合上下文文法，只是对慧深的国籍问题又难于说通。

那末，应该怎样解释才好呢？关键还要看我们如何研究古代的文献记载。

从慧基的传记中，我们发现他“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，春秋八十有五”。齐建武三年是公元四九六年，上溯八十五年，为公元四一一年，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。他“年满二十，度蔡州受戒”。这时候应该是公元四三一年，即宋文帝元嘉八年。后来他“遍历三吴，讲宣经教，学徒至者千有余人”。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，即公元四五二年以前的事情。慧深无疑的也是在这个期间成为慧基的弟子。从此以后到齐永元元年，即从公元四五二年到四九九年，这四十多年的光阴，可能正是慧深远游美洲之时。等他回到荆州，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

蕭齊的天下了。人們都說他來自扶桑，這是很自然的，並沒有什麼不可理解之處。

而且，慧深到美洲的目的，顯然是去傳播佛教，他是
以佛教徒的身份去的，決不會到那里以後才變成佛教徒，
這也是可以斷定的。同時，在他游歷美洲的時候，那個大
陸上的人們才有機會接觸佛教，還沒有他們自己的沙門，
更談不上派遣他們的沙門到中國來游歷。至於他們當時
如果曾派人來中國拜佛取經，那也一定會有記載。在有關
慧深的史料中，我們找不出這樣的跡象。

現在越來越多的材料證明，美洲大陸確實是在公元
五世紀的時候被中國人首先發現的。據一九一三年出版的
《地學雜誌》第三十七期上，也有一則資料寫道：“近來
西方學者創立一說，謂最初尋獲美洲大陸者，實為我中國
人。其說以美洲紅印度人之語言形體皆與中國人相似為
証。……最近則有著名考古家奈云，偕人種學家數人，在
墨西哥國越萬沿地方，尋獲泥制古像甚多，面貌確與華人
無異。其衣飾亦稔為中國十數世紀之物。此外，又有泥
造佛像數百，長約數尺，其塑法與中國近代之木雕神像相
似，蓋亦千餘年前中國之技術也。……有此種種確據，乃
可證明美洲大陸，實為中國人最先發現者。其發現之時
期，距今約一千五百年之久。”

根據上面這些材料，我們可以斷言，慧深至少是當時
發現美洲大陸的最突出的人物之一。